

人在旅途

江山记游

□ 蔡旭麟

也是天公作美,浙江江山之行,清凉舒适。游历期间,烈日隐去了灼热的身影,秋风一路凉爽,间或细雨飘飞,虽然打湿了眼睛,却平添了几分浪漫,撩起了几许情思……

车过江郎山,远远望去,山体像刀削斧劈般陡峭、峻拔,奇伟壮丽,高耸入云,令我不由想起伟人的豪迈诗句——“无限风光在险峰”。下榻在环境清幽的耕读度假村,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嘈杂,四周草木繁茂、翠色掩映,风景秀美。看晚餐尚早,我们一行人步出酒店,顺着小路左转右拐,不一会,来到杨柳依依的海棠湖边。据说,旧称湖塘的海棠湖,与人类和谐共生的历史可追溯到汉唐,每年开春时节,海棠花开,给湖光山色增添了不少的妩媚和艳丽。只见湖面宽阔,纵横数里,长堤拱桥相连,延伸到对岸;木屋、亭台错落,分布在湖畔。沿着栈道行于湖心,扶栏驻足,远山近水,一览无余,清风拂过,碧波微澜。“湖上风来波浩渺”“烟波渺,暮云稀少”,苍茫也好,空蒙也罢,内心一时百感交集,突然,远处高架桥上疾驶而过的高铁发出的尖锐呼啸,把我从沉思中惊醒……

次日上午,天色阴沉,凉风习习,适宜出游。行走在廿八都,脚踏在青石板路和鹅卵石铺就的巷道上,有时光倒流的感觉,恍惚穿越回人人拱手作揖的封建时代。在偌大的古镇中,明清建筑随处可见,大多保存完整,透出一股古朴和沧桑。路过“浙闽枫岭营总府”“隆

兴钱庄”等处,那高墙黛瓦,那深宅大院,那精美雕饰,无不显示了数百年前大户人家曾经的富有和气派。一些临街民居改装的店铺,在不遗余力地兜售铜锣糕、葛根粉等当地特产,一位小伙子还高喊着估计是自编的段子,用双手上下抖动着的圆形簸箕,双随随之有节奏地跳动,簸箕上分装的二三十个刚做的麻饼也上下抛动,幽默的语言加上诙谐的动作,引来了不少游人的围观和拍照,这种音乐的促销方式,倒也别开生面、别具一格。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廿八都却在诡谲多变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基本保持了原生态的风貌,保存了传统和现代交织的风情和韵味,这得归功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远见卓识和倾力保护,使局面于城市钢筋水泥群的人们,多了一个寻梦、圆梦的“朝圣之地”,有了机缘去深度解读、深刻体味根植于心的浓醇醇的乡愁。

午后稍作休息,驱车前往仙霞岭。我们从检票口齐向岭头进发,不多时,兴致盎然地登上了第一道关门,映入眼帘的关寨是用条石垒砌而成,石缝间青苔丛生,石墙上布满了岁月斑驳的痕迹。大伙紧挨一起,在草书着“仙霞关”大字的竖立的石碑前合影留念。站在这个险要的隘口,聆听着古老的故事和传说,有一种凝重悄然滑过我的心尖。据史书记载,唐末黄巢起义军由浙入闽,在仙霞关开道筑路七百余里,而后挥师直趋建州。望着盘旋而上、蜿蜒而去的古道,眼前仿佛浮现出当年义军将士敲打、搬运和垒

极乐采莲洪湖中

□ 张昆仑

初识洪湖,源于那首在中国乐坛流行了半个多世纪仍兴唱不衰的《洪湖水,浪打浪》。因而,我很是迷恋那“遍地野鸭和菱藕,晚上归鱼满舱”的欣荣景象。今天终于实现了这一久蓄的夙愿。

这次下湖的地方是位于洪湖西北部的洪湖赤卫队的故乡——瞿家湾。轻舟甫出湖湾,洪湖那宽阔浩荡的水面便在眼前一览无余,破浪前行,水面柔滑如厚缎,少了粼粼细波,多了连绵起伏的大波浪;水路宽阔,相向频频驶来的快艇,游人隔岸驰笑,一脸舒畅。

离舟登岛,清风徐徐,那湖竟轻曳彩衣翩跹起舞,绿叶轻扶,红荷巧笑,细雨下的洪湖美不胜收。导游告诉我:洪湖,是湖北省最大的淡水湖泊,是我国仅剩不多的水生动物种原地。已被列为国家湿地保护区。“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还欠费工夫。”这是咏叹西湖的诗句,却切实道出了我此时的心境。与西湖比,洪湖少了些许虚幻超玄的美。人说西湖浓妆淡抹总相宜。西湖的确很美,玄秘中含着朦胧美,艳丽里带着灿烂色。然而西湖给人以疏离感,难以贴近。淳朴的洪湖却在给人以美感的同时让你切实领略到她的亲切,她的实在。洪湖不仅给人以视觉感官上的美的享受,她还曾用她的乳汁滋养过红军,孕育了共和国最初的梦。

风送细雨,沿湖堤往湖中前行,长堤细雨配柳色迷蒙,十分应景。两边连绵铺生着过人头的芦芦苇,在一处较宽敞的水面上泊了桅船一艘、划子数只,导游说,这里是《洪湖赤卫队》实景演出的大“舞台”,每天都有表演,可惜我们刚刚错过一场。我想起前

在长堤画廊行时,似曾听见这个方向隐约飘有“浪打浪”的乐音与“枪炮”声,想必那时正在表演。遗憾间,一位短发过耳、身着蓝底印花上衣的女子与我擦肩而过,导游指着她的背影说:这就是韩英的扮演者。瞧着她那英姿飒爽的身影匆匆消失在绿荷粉花之间,不禁令人遐想联翩、唏嘘不已!

步入栈桥处,低云散尽,太阳露脸,湖面水草、荷叶上水滴滚珠,蜻蜓闪烁,人人为之顾盼流连。栈桥边,水榭旁,游人或歇脚凉亭,或寻镜摄影,或摇风鼓绿,意兴怡然。可最是撩人兴致的,始终还是那大片的荷花从湖边尽情撒播开来,田田荷丛中,杂陈漂浮着大片不加修饰的野生菱角,摇曳着大片翡翠芦苇,还有那野鸭与鹭鸟和鸣,蓝天共渺水一色!

沉浸于自然情境之中,不觉日竟西斜。我无暇再去光顾那附近的美景,便径直奔莲池去穿荷采莲。采莲船时隐时现,粉花绿叶中不时钻出游客,一边使劲摇桨,试图在高密如林的荷秆间划出条道来,一边探身勾手,餐餐鲜莲嫩菱。红莲映日别样美,只是难消酷暑热燥。情急处,顺手摘下一大片荷叶来当帽戴。顿感无比清凉。更有趣的是,被荷叶打包后的莲蓬,剥开来的莲米也很鲜嫩,入口甜脆,清香可口。难怪文人墨客在赞美爱莲“出淤泥而不染”的同时,哪怕田田绿荷入冬后最终只留下些许残枝败叶,也还要颂一下它那“留得残荷听雨声”的清名。

作别洪湖,兴味依然。洪湖那令人赏心的和谐自然、悦目的人文生态,已在我心中留下永远的最爱、不尽的牵挂!

砌石块时挥汗如雨的劳作场景。隐在山岭深处的仙霞古道,朝南一直通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浦城,与其境内的南浦溪,共同组成连接闽江和钱塘江的水陆联运线,进而为商贸仕宦北上中原、南下福州开辟了一条重要通道。

秋风萧瑟,荒草萋萋,不由勾起遐思几缕,那久远年代的一幅幅画面不断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勤劳勇敢的江山担夫,肩挑手提,将无以计数的货物,沿着野兽出没、罕见人烟的仙霞古道南运北输,他们视苦累为无物,来回穿行于酷暑和严寒,途经的几百里山路,不知抛洒下多少辛劳的汗水……这些担夫中有不少人,一来二去,索性拖儿带女在浦城安家居住。在浦城的迎远门外,有一条江山人聚居的江山街,开设有客栈、货仓、饭馆、铁铺等,守法经营,与当地人和睦乡邻,甚而结交联姻、融合一起,可谓浦城江山一家亲。“雨来了,下山喽!”一声声呼喊,打断了我的思绪,羊毛般的细雨落在身上,却一点也没感觉到……

从保安乡戴笠故居到清溪村毛氏宗祠,两处景点观后,心情大为迥异,有如乌云密布到拨云见日,个个滋味游者自知。

仁立在山脚下,仰望看云雾缭绕的江郎山,内心涌动着一股莫名的感动,有些话语脱口而出,又咽了回去,也许,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面前,任何赞美的语言都失去了分量……



映日荷花别样红。(刘丽画)

旧时光里的胡基墙

□ 金林

夯土墙时,父亲和邻居叔伯们先打好地基,然后在四个角各深埋一根高约三四米的木樵作为柱子,将其顶部收口固定,呈上窄下宽的梯形,从底部向上用一根根木樵紧挨着固定在四根柱子上,形成长三米、宽一米、高一米多的空间,给里面填进二三十厘米半潮湿的黄土。黄土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太干没有黏性,土墙不结实,土墙太湿又容易倒塌。

夯土墙用的是半圆球形的铁钎子,有十来斤重,上面有一小孔,嵌入约一米长的木棍,其顶部安装长约二十厘米的手柄。用这大铁锤夯土,不需要什么技术,全靠一身好力气。父亲双手高高提起大铁锤,用力锤打坑土,待黄土被锤打得坚实如磐石后,再填入一层新土,继续锤打。父亲一边夯土墙,一边向上添加木樵,直到土墙高约三米。盖房子的土墙不能太高,否则容易倒塌。等土墙晾晒干透后,匠人在上面高高垒起胡基,架梁铺瓦盖房子。土夯的院墙只有两米高。

那时候雨季节特别长,雨渐渐沥沥地一下就是十天半个月。土院墙怕水泡,今天这堵一块,明天那堵一块,没几年,土院墙便垮塌得连人都遮挡不住了。父亲嘴里咬着旱烟锅,看着土院墙飞狗狗跳的残垣断壁,对母亲说:“不打胡基甚至夯土是挡不住贼娃子。”春暖花开时节,父亲开始打胡基。他找土质黏性

大的荒地,平整好一处土地,用一个平底大石夯瓷实,上面放一个长方形的木板模具,长50厘米、宽40厘米、高10厘米,在模具里撒一些草木灰,打好的胡基就不会和地面粘连。父亲将湿黄土用铁锹铲进木板模具里,用一块条木板沿着模具四周来回刮动,使泥土整齐地平铺满模具,然后用平底大石用力砸泥土。大石砸重20多斤,提起来很费力。打好一个胡基,一般只需要提起大石砸,在泥土上砸五下;四周各砸一下,最后在中间砸一下就好了。之后,拆掉模具,取出土坯,垒起来自然风干。父亲从早忙到晚,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透,又用体温烘干,一天累死累活地能打四五百个胡基。

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劳作,父亲打了几万个胡基。为了防水,父亲和叔伯们用架子车把胡基拉到村里的砖瓦窑烧成砖。看着胡基砌成三年高的院墙,父亲乐得合不拢嘴。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屋的胡基院墙早已拆掉,在原址盖了楼房平房。当年,前院两间大瓦房的土外院墙用胡基砖包起来加固,至今矗立了近40年。胡基砖上斑驳的岁月痕迹见证了父亲对家的责任和对我们深沉的爱。看到胡基说:“不打胡基甚至夯土是挡不住贼娃子。”令人难以释怀的旧时光。

我和母亲去赶集

□ 张丽语

那个潮湿的早晨,砖红色的太阳从东面带来的仍是一片清凉,我和母亲去赶集。

热闹的集市,农户们把家里可以拿来交易的东西都摆了出来。常摆摊的还支起了木板,有的扯起蛇皮编织袋似的伞,红一条绿一条的,在风的吹拂下吹喝着晒得变了色的的的确良,老粗布以及自己手编的笤帚、柳条筐。

吃过午饭,我就骑车子赶到40多里的学校去住宿了。但一早,母亲说“咱先去赶个集”,向来不知拒绝的我,自然就推起了自行车。每个月回家一趟,除了把住宿时需要换洗的衣物和空了的咸菜瓶带回来,再带回去一个月的零花钱和满满一兜子的炸咸鱼和鸡蛋、咸菜之外,我还会抽空跟父母去地里薅草或给棉花喷农药。

上次,回家正赶上插地瓜秧。天早,父亲推着水桶去给地浇秧水。在地头上,软皮管子咕咚咕咚地喷到铁皮筒里,冰凉的河水泛着白沫,还随时漂一些草屑。我憋住一口气,这样有力气把铁皮筒提到地瓜垄之间,用舀子给地瓜秧浇水。下午回校的时候,裤腿沾着泥,可我没觉得丢人,到了宿舍用手搓一搓,裤子上就只剩下一些微微泛黄的点子。

这次,母亲坐在后车座上。我驮着她,小心翼翼。她怀里抱着一篮子红壳鸡蛋。刚回家时母亲就说,最近鸡下蛋挺多。

没想到,母亲带我在闹闹哄哄的人群里走了半天,最后找到一个角落,蹲了下来。母亲有些羞惭地把鸡蛋篮子摆在了路边。我发现左右都是卖鸡蛋的,有的脚边还卧着鸡爪子被绳绑着的红冠公鸡或眯着眼睛扑扇着翅膀的白毛母鸡。

母亲的不自在也感染了我,我把脸埋在膝盖上,在周围讨价还价的吵闹声中,恍惚有了学费困难的窘迫。有人用很敬重又惊讶的嗓门喊着母亲的名字:“怎么,你也在卖鸡蛋吗?”母亲惶惑地站起来,遮掩着:“鸡蛋吃不下了,天热怕坏了,就来卖一些。”那人很有经验地弯下腰:“一看就是柴鸡蛋,又大又红。”她把鸡蛋一个个,都捡到了自己的篮子里。母亲伸手想挡一下:“你不挑挑吗?你先挑好的。”“都好,没啥挑的。”随后,那人很麻利地报数:“一共75个。”我抬起头来,看到别人都有带圆盘的秤,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好了。

那人说:“按个数就行,我已经打听了,一个5毛钱。”母亲犹豫着:“有这么贵吗?”那人很有底气地说:

“应该价更高点儿,你这鸡蛋好,你就算照顾我了。”她把一张50块钱递了过来,母亲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灰不溜秋的手绢,卷开,从里面找出零钱给她。

那人挎着篮子一扭一扭地走了。我们也站起身来,空气里还震动着她清脆的笑声:“有空,去我家喝水呀。”而我在木桌中才意识到鸡蛋已经卖完了。母亲拽拽我,示意回家。左右的人沉默着,用欣赏的目光看着我们空着的提篮。

在路上,母亲说买鸡蛋的人是邻村的。她孩子娶媳妇是母亲说的媒。那人让儿子来谢母亲,送来了桃酥和喜糖。母亲不要,说结婚容易拉饥荒,别除一些账。

“她是要还我的人情哩。”我骑着车,听着飒飒的风,似乎有母亲颤抖的嗓音。我想,母亲那一篮子鸡蛋,更宁愿卖给她一个她不认识的人。

返校的时候,那50块钱到了我手里。母亲说,这周还是炸的咸鱼,腌的鸡蛋还不咸,月底你回来时就能带上了。

我走时没见到父亲。他去外地干活了,给人家画墙上的广告牌。母亲说父亲春天种地,一个月没出去干活了,得去挣点钱。

亲情随笔

我的父亲

□ 张爱华

父亲是一个有着2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虽然他离开我们快30年了,但是父亲的音容笑貌仍然让我难以忘怀。

父亲先后在洪湖县委办公室、农业局、土管局工作,担任过科长、区委副书记、书记、局长等职务。

父亲清瘦修长,他常上穿白色衬衣,下穿军绿色裤子,还有一个常年不离身的斗笠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还有他晒成黧黑长年斑斑的背部,是我儿时对父亲最深的印象。

记忆中,父亲常年在农村驻队,每天与农民打交道,他的好些朋友也是一些农民兄弟,他长年与母亲分居两地,而我们兄弟姊妹五人则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母亲工作也很忙,很少有时间照顾我们,父亲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兄妹几年一年也难得见他几次,他一回老家爷爷奶奶笑逐颜开,我们兄妹更是欢声笑语,如同节日般幸福、愉快,但是这样的日子少之甚少。儿时的岁月就在日复一日期盼父亲回家团圆的日子中悄然走过。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春节,大年三十,有一个年近40多岁农村汉子到我家来乞讨,父亲闻讯立刻把那人请进家里,母亲端来饭菜,父亲和那人谈了好长时间的话,才把那个中年汉子送走。那人走后,父亲一脸严肃,一个人躲进书房里不知写什么,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来乞讨的中年汉子是父亲所管辖区内的农民。没有等到春节过完,父亲就背上行李去驻队,而且就住在这个曾经到我家乞讨的农民家里,他这一住就是两年,只有在安排区里工作时才回去。听母亲说,那个大队当年的粮食产量大翻身,这件事情在当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而父亲管辖的区也成为全国水稻种植先进县市区,多次受到各级政府的表彰。

我念高中时,党组织关心我们一家,把我母亲调到父亲工作的那个区,我们兄弟姊妹陆续回到父母身边,但是能与父亲同桌吃饭,享受天伦之乐,还是稀罕事。祖母突发脑溢血去世,父亲作为家里唯一的子女,也只在家守孝三天,而且坚决不让下属和朋友来吊唁,不收任何礼金。料理好祖母的后事,父亲忍着巨大的悲痛照样早出晚归,不是开会就是下乡。即便是隆冬时节,父亲也不得闲。冬季是大兴水利的好时机,那时他所工作的地方,没有一条像样的灌溉水渠。在他和他战友的带领下,挖出一条长达十几公里的人工渠。那时的冬天很冷,父亲带领区委一班人,一人包一个队,与农民同住一个棚、同吃一锅饭。那时工地上,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农民,你听到的是热火朝天劳动号子声,看到的是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旗帜,这个场景一直在我记忆中挥之不去。

父亲性格爽直,不善于说奉承话,敢做敢当,善于学习,对任何新生事物都抱有浓厚的兴趣,更是勇于创新,勇于实践。记得那时,他把所在区乡镇企业办的风生水起,红红火火,几十家乡镇企业遍地生花,尤其是石油配件企业至今在全省还占有一席之地。

父亲去世时,年仅53岁。他没有留给我们一分钱存款,但是留给我们的善良,是为人正派的品质,留给我们的勤奋工作,不图回报,不计个人得失的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铮铮风范。父亲一生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高官厚禄,他只是最基层的一个科级干部。父亲这一生虽然平凡,但是作为长辈,他馈赠给我们一个厚重的厚礼,那就是,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做一个平凡而正直的人。

回忆父亲的点点滴滴,我仿佛又看到他穿着雪白衬衣,面带阳光般灿烂笑容,迎面向我走来的样子……

生活随笔

玉米飘香醉乡村

□ 李河新

6月的乡村,是那样深邃、空阔,一场雨过后,豆角、茄子、辣椒沉沉稳稳地汲取着甜滋滋的养分。房前院后,不知从哪飞来的鸟雀,傍晚和清晨都要吵上那么一阵子,把暮色吵落,又把黎明吵醒。

玉米地里流浪着洁白的云朵,成群的喜鹊飞来飞去,从田野飞到电线上,从小路飞到树枝上,它们欢笑着,把心里的喜怒哀乐传遍田野。

今年风调雨顺,玉米秆高粗壮,头上长着白嫩穗子,腰间打一两个结,吐露棕色的或白色的胡须,一株能结两三个,像怀孕的女人。掰一棒在手,闻闻已有醉意了,更别说到嘴里咽到肚里了。

村路上,大片的玉米在微风中瑟瑟抖动,蔓延在望不到尽头的村庄。天微微亮,农人们趁着阴凉,呼啦啦钻进比人高的玉米地里。“咔嚓咔嚓”的响声如同美妙的乐曲回落在田野上,一穗穗玉米扔在空地上。留守妇女们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就负责往麻包里装玉米,力气好的男人,就负责扛着玉米堆放在三轮车上。村小学东庄稼地里,近看有人走动,谷穗摇曳着,原来是老徐哥和他家一起收玉米呢!

“老李,吃玉米来地里掰吧!要不,过几天就老了。”青纱帐里,老徐哥头戴草帽,脸上戴着围巾,露出一对黑乎乎的眼睛,裸露的胳膊晒得通红。亲家虽是城里人,但舍不得下力气,脾气也好,穿着黑布玉米袋一袋一袋地从地里往外背。玉米倒进三轮车厢,发出“扑通扑通”的声响。“突突突”一辆辆满载玉米的三轮车摇摇摆摆奔走在阡陌上,颠簸着开进了村庄。

庄稼也有轮回,轮换着丰收,去年村里小麦好今年玉米好。从村东到村西,金黄的玉米棒子,颗粒像金黄的珍珠,排得整整齐齐,煞是诱人。连白大爷都埋怨到:那么一大堆玉米堆在院子里,真是一个个的剥皮,真让人欢喜让人愁。

农村人干惯了庄稼活,闲不住。坐在黄黄的玉米堆里,才感觉到踏实。晚饭后,皎洁的月光下,婆婆带着儿媳们坐在院子里剥玉米衣。先把青黄色外衣剥下来,留下细沙般内衣,挽着细纱往后翻,然后把两个玉米捆在一起,编织成一个大玉米鞭子,然后挂房檐下。要不就堆放在偏房里,架成冒尖的玉米垛,当作小粮仓保存下来。徐衣巴对我说,架玉米垛也得讲技术,一层一层向上垛起来,转圈的都是玉米穗朝外,风刮不倒,雨流不进。

那些脱光衣服浑身光溜溜的玉米棒子,在太阳最耀眼的日子里搬出来。堆在院子里,堆在阡陌小路上,堆在村里的水泥路上。晒干了,就开始进行脱粒。把玉米放进机器里“呼呼啦啦”米粒就和棒子分离,既省时又省力。今年94岁的刘大爷说,记得小时候,没有机器,全靠人工一粒粒剥下来,一天下来,手剥得麻酸红肿。

玉米多的一部分卖出去,留下一部分拉到庙王村,磨得粗一点的是玉米粉,磨得细一点的是玉米面。农人们在品味着玉米粥、黄面窝头、黄面拌菜的时候,总能感受到一种苦尽甘来的甜蜜与幸福……

夜深人静,村庄在金黄的怀抱里,土墙青瓦的房屋,格外幽静。沙河的水很清澈,映着金黄的篱笆,在哗哗流淌。玉米丰收的场景,就成了村里最美丽的风景。

月光洒遍田野,婆姨们对话和着夜风,飘在乡村的月夜下,轻轻地越飘越远……给芒种后的村庄,带去了生机与活力,连梦里都是一片金黄。